

论《秀拉》中黑人女性的抗争精神

娄德欣 王丽波

摘要 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洲裔美国人。她以其独特的视角、犀利的文笔在当今美国文坛独树一帜,她用凝重而优美的笔调表现和探索了美国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展现了美国黑人的悲剧命运以及他们顽强的抗争精神。本文主要从其小说《秀拉》中伊娃、秀拉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入手,分析她们为超越环境所做的种种努力,展现她们在苦难、不幸、非议面前并不轻言放弃、主动创造生活的抗争精神。

关键词: 黑人女性 创造生活 抗争精神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是迄今为止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出身于南方阿拉巴马州的穷苦的黑人家庭的莫里森是一位个性女作家,家庭的遭遇和有关黑人遭受歧视压迫的代代相传的历史故事给她童年的心灵与成年后的文学创作以极大的影响。因此,她的艺术视角总是投向黑人的生活与文化,特别是黑人妇女的生活与心灵。基于这个原因,托尼·莫里森的作品大多是女性主义作品,描写的也多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妇女的生活。

《秀拉》发表于1973年,是莫里森的第三部小说。小说着意刻画了处于社会底层的黑人女性的抗争形象,揭开了黑人女性文学批评的新篇章。通过对秀拉这一黑人女性形象的刻画,莫里森对黑人受制于白人的现象进行了揭露,也对黑人内部的劣根性予以了曝光。可以说,秀拉承载着作家本人对黑人,尤其是对黑人妇女的同情以及前景展望。作者以其女性的独特视角对女性问题和种族问题进行了独到的剖析。

本文主要从小说《秀拉》中伊娃、秀拉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入手,分析她们为超越环境所做的种种努力,展现她们在苦难、不幸、非议面前并不轻言放弃、主动创造自己的生活的抗争精神。

一 伊娃——对生活的抗争

19世纪末,对于生活异常贫困的黑人们来说,求生还是他们主要的生活内容。巴巴拉·克里斯蒂用一些数字分析了当时黑人妇女的生活处境:

“三分之一的美国黑人家庭由妇女支撑着,其中有百分之五十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数据表明由黑人母亲支撑的妇女过着最贫困的生活,她们养家糊口,连最起码的基本生活需要也无法得到保证。”

生活的重压已使黑人妇女对孩子们的爱无法体现在日常生活里。母亲们的内心早已被艰难的生活折磨得七零八落,没有了应有的正常秩序。她们无法做得像白人家庭那样秩序井然、充满温馨。她们会对孩子粗声大气地说话,家里凌乱,伊娃·皮尔斯加就是生活在那个年代黑人家庭的典型代表。

伊娃是秀拉的外婆,也是《秀拉》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她是一位非常坚强但却很不幸的女性,刚结婚五年便被丈夫抛弃,家里只剩下5个鸡蛋、3个甜菜和1.65元的家底。惨遭丈夫抛弃的她举目无亲、孤苦无依。但她并没有放弃,她想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但最终力不从心,终于有一天,伊娃在小儿子李子生病时,将家中仅剩的一点食物——猪

油——用来帮助儿子通便,为了子女的生存,她将三个孩子托付给邻居们后,毅然离开,18个月后她回到小镇时,缺了一条腿,但却带回了孩子的生活费。传言她为了获取保险金故意去撞了火车。回到镇上的伊娃用牺牲一条腿换来的赔偿金给孩子们安了家,孩子们不用再寄人篱下,也不需要再为食物烦恼了。

从伊娃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母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虽然照顾孩子占据了全部的时间,但她没有被生活的艰辛所压倒,相反,她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以其独特的方式养活了孩子,建造起了自己的统治王国。她从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变成一个主动的操作者。她修缮房子,收留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常年留居三楼,以君临一切的风范指挥着一切。

但当对生活刚刚有信心的伊娃看到带着新情人回来的丈夫时,她又开始对生活感到绝望。她不再选择坚强地面对生活,而是逃避俗世给她带来的情感伤害。她将自己禁锢于楼上,只是为了儿女,才下过两次楼。为解救女儿汉娜,她不顾自己残疾的身躯,舍身跳下楼去救她,并拖着血淋淋的身子爬向垂死的女儿。这样一位甘愿为子女的幸福牺牲自己一切的母亲,竟然亲手烧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李子”,只因为她无法忍受“李子”从战场回来后的萎靡和对毒品的依赖,她不愿看到儿子精神堕落,丧失生活责任感,她烧死儿子是想“让他死得像一个男子汉”。在这一触目惊心事件中,莫里森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反传统的善良、圣洁的母爱形象”的画面,她让“母爱与暴力并置”,并以这种残忍的让人窒息的方式把生活在最底层的黑人女性的悲剧命运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黑人女性顽强的生命意识和不言放弃的不屈精神。

二 秀拉——对传统的抗争

法国存在主义女权主义者西蒙·德·波伏娃有句名言“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黑人妇女并不是注定天生就是逆来顺受的弱者形象,而是种族和性别双重歧视的产物。美国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在她的代表作《性政治》里指出,“意识形态上的教化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是女性所受压迫的原因”。在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们被套上了顺从、沉默等所谓女性特征的枷锁,任何反叛这种传统的女性都被当作离经叛道者。在反叛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所谓女性特征的过程中,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性们往往体现出只有男性才有的社会特征,《秀拉》里的女主人公秀拉就是这样的女性。

秀拉是男权社会的反叛代表。她小时候就对亲情很“淡漠”,成年后她依然故我:她与许多男人,包括与白种男人都

有过短暂的性关系,她甚至抢夺好友的丈夫。而在与这些男性的关系中,她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她从小到大的所作所为都被“底层”的人们看作是离经叛道。“底层”的人们将她视作洪水猛兽。是什么让善良的小镇人无法容忍秀拉的存在和行为?因为秀拉是女性对种族、性别等方面不平等抗争的典型人物,她的思想和行为违背了“底层”的人们对自己的传统性别角色、传统社会角色的认同,她的行为是对传统观念的尖锐挑战,这一异端是人们所无法接受的,就连她的挚友奈尔对此也无法理解。直至秀拉去世十年后,在伊娃的提醒下,奈尔才意识到秀拉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她终于超越了传统的樊篱而理解了秀拉。奈尔对秀拉的认同,预示着黑人团体对秀拉反叛和抗争精神的最终认同。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讯息:黑人女性对命运的抗争最终一定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三 三代人在抗争中找寻自我

伊娃是生活中的强者。她没有因为贫困而潦倒,相反,面对无法承受的贫穷,她选择了用自己的痛苦(失去一条腿)来解决孩子们的生存需要。面对因此留下的缺陷她表现得很乐观。当人们问到她的腿时,她回答,“大脚趾上生了棵玉米,那棵玉米疯长一直到了腿部还是不肯停下来”。她与来往的住客开着玩笑,人们都喜欢她。她坐着轮椅,却有一种君临一切的风范,令朋友、房客们仰视。伊娃对生活的抗争看似成功,然而,她却因为丈夫波依波依的背叛将自己禁锢在三楼,从不下楼,除了两次为了孩子。伊娃自己也说,她只憎恨一个人,就是汉娜的父亲波依波依,正是由于憎恨他,她才得以活下来并过得高高兴兴的。由此可以看出,伊娃面对困难的物质环境,她的抗争是成功的,然而以男性为中心的意识在她的心中从未消逝,她虽然表现得很坚强,然而丈夫波依波依留给她的伤害却是难以治愈的。伊娃活得真实,她敢爱敢恨,她把爱献给了大家,把恨藏在了心底。

但与此同时,伊娃的行为并没有得到孩子的理解。女儿汉娜曾经问她,为什么他们小的时候,母亲没有陪他们玩耍。面对女儿的疑问,伊娃火冒三丈地回答:

“玩儿?一八九五年的时候没人玩儿。就因为你现在日子过得不错,你就以为日子始终那么好吗?一八九五年可不是黑人过的日子,孩子。那会儿糟透了。黑鬼们像苍蝇一样地死去。你现在得意了,是不是?……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丫头。那会儿我名下的财产只有三颗甜菜,怎么能够围着那间小破屋转来转去陪你们玩儿?……那叫不叫爱?你想让我在你们的下巴上亲得咂咂响,而忘掉你们嘴里的痛处吗?‘珍珠’那会儿正拉虫子,而你却要我跟你们玩游戏吗?……没空儿。一点空儿也没有。我一天忙完就到了晚上。你们仨全都犯咳嗽,我成夜守着,怕肺病把你们带走。要是你们睡得安稳,我就想,天啊,他们别是死了吧,就赶紧把手放到你们的嘴头,看看你们还有气儿没有。你倒来问我是不是爱过你们。丫头,我活下来就是为了你们,你的笨脑袋连这也想不通啊,你两个耳朵之间长得什么东西。小崽子?”(《秀拉》1998:65)

与伊娃相比,她的女儿汉娜则活得更真实,毫不虚伪做作。她继承了母亲爱怜男性的特点,“干脆就离了男人的青睐没法活。”以她的美貌姿色,讨好着周围的男人们。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性事给她带来的愉悦之中,并从不顾忌社区的人对她说三道四。

她的打情骂俏既甜蜜逗人又粗俗坦率……她既不触犯也不要她的男人,让对方觉得她似乎是真的完美无缺——根本毋须再加以调整——于是,他就当真以为是因

为自己完满无缺才赢得了汉娜的青睐,并由此而飘飘然而神魂颠倒。(《秀拉》1998:40)

虽然《秀拉》中对汉娜的着墨甚少,但她的抗争精神就表现在她的心中压根儿就没有认为自己是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人,她总是让自己赏心悦目,虽然她与很多男人发生过关系,但即使那些男人的妻子也很喜欢她。在谈到塑造汉娜这个人物时,莫里森语气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对汉娜的偏爱:

“汉娜是我喜欢的一种人,她活得很真实,这对她足够了。她不刻薄,不自怜。她为人可靠,似乎没有生活中心。我觉得她是唯一一个从不故意给他人带来痛苦的人……这样的女人既不依赖男人,也不痛恨男人。”

而秀拉对传统的抗争则是黑人女性抗争的进一步发展。她将所有的男性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甚至抢好朋友奈尔的丈夫。她的离经叛道不为朋友和“底层”的人所理解,然而,正是这样的异端书写了黑人女性抗争史的新篇。作品对她的行为的肯定体现在好朋友奈尔对她的理解上:

“奈尔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怀念的不是自己与丈夫的生活,而是与秀拉曾经拥有的一切时,她悲从中来,不可抑制地思念秀拉”。

奈尔不仅重新认识到了与秀拉的姐妹情谊,并且感悟到只有当她重拾与秀拉一起走过的日子,她才可以释放自己真正的感情,才有机会超越“底层”那种狭隘的生活意识和思想禁锢,那才是真正的生活,才是值得追求和向往的生活。奈尔的顿悟和内省,意味着黑人女性的反抗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孩童时代,进入了自觉斗争的新阶段,预示着黑人女性最终会找到自我和尊严。

托尼·莫里森通过伊娃、秀拉和汉娜三位女性反映了黑人妇女昨日的苦难和今天的觉醒,再现了黑人妇女在种族及性别双重歧视下所表现的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反映了黑人女性为寻找自我而不断地进行的抗争。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秀拉为了争取做人的平等自由,不惜反叛传统的社会角色及道德模式,成为新一代黑人妇女形象的化身。真正的英雄行为并不是只有轰轰烈烈的战争才能赋予,而是体现在平凡的生活中能不失独立生存的自由,努力活出自我,让自己的生活充满亮丽和光彩的勇气。

参考文献:

- [1] 王敏玲、曾凤英:《失落的家园,分裂的自我——评托尼·莫里森〈秀拉〉种族意识和女性意识》,《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 [2] 谢华:《托尼·莫里森长篇小说〈秀拉〉之解读》,《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8期。
- [3]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4] 托尼·莫里森,胡允恒译:《秀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 [5] 焦小婷:《夹缝中求生,边缘上求自尊——再论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悲剧精神》,《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8期。
- [6] 田亚曼:《母爱与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

姜德欣,女,1978—,黑龙江牡丹江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王丽波,女,1976—,黑龙江牡丹江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